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楊靖償寃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鐀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己乃曰所獻物

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荅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揚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醉相敺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鬧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

僧能以識迹法治鬼與請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揚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擁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揚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

疇昔之來昔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為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冨陽人吳興舉舊為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辛未葬明

年春𡖖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閲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𡖖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袁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絶暗皆狐糞蝙蝠縱横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纓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葢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

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為張相公廟）夢一人持牓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遠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己悟紙背之說時方葉以龍天君玉王主等為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寵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廱學

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
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
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
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
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為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
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令未也吾意殊不平訖
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
矣當可覬倖不為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
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

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
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
從典貢舉其下叅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
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僞入者既合籍
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
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
有兩名理及取曆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

諸鋒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爲於是主司徧諭群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爲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爲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綯云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日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

銜食向巢立何生獷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為之惻然即折棄弓矢不復射六事皆柖公全說

秉氏疑獄

興仁府秉氏縣豪家傳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傳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秉氏曰我為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為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傳子喜慮妻妬不容為築室于

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辜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傳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伺於外傳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剸刃而出暨燭至則傳子流血洞胸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傳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

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

也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

丁卯張巨山舍人嵲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

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

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舩皆漂

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

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

同溺人作出作沒其形已變或蟹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二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船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

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荅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鬚縹縹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舁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閘二人相對語追

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閽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噀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

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
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
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
門內閘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
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
窘索謀爨火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
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
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
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為父

毋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携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覿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丞相 深 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涸無水盥手方折草掇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

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
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鋌爲
一窖以土堅覆之塼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
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塼甓甃閉了無少動而
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
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
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

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即日賽神如巫言云 李季長日覩

天津丐者

王櫰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橐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

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悪其衣服垢膩鼻涕言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閻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為禮王復不食既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悦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汚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為我釂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為贈曰姑以是别王不忍重違勉受

之上而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宋漢章說王嘗爲會稽倅親以事語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

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即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荅而意象慚恚捨已著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晝開戶而視不

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爲魚蛟之精云

朱熙載舜咨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厠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即滅沈大恐疾聲呌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

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桌疊起徐徐解縛挾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中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兩傍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户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携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鬧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

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靚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閱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爲大

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季野進齋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群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慮審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着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

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荅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月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戍均未遽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窗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蒲其中

□志幾說

思穉所穉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

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勑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勑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即往視事必須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户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思釋所釋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

殺生自恐不能永頗料理後事戒其子徧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内翳丐祠禄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剎知客見張甚喜延入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

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即至見沈再拜沈荅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泠外設欄楯青衣曰八功德水也酌

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
視之乃張寫眞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
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即來遂寤遽召門
人郎曄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
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即日出謁先塋繼
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
所集事實類苑至　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
事怒曰丁謂眞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
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王

帶之勞張壽六十八云
賓思永說時為鹽官簿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為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為證定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

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辨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胥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内黃衣人直入捽其冒毆

之奔逬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儈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即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歛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

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櫝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貿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

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荼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劵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録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 杜起莘說時劉夷叔居瀘爲作傳

邢氏補頤

晏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頷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晏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闊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

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

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䰟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旣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

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圯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吒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蹷而寤蓋昏然瞑卧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禬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沖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倚上見沖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沖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沖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

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冲再三謝曰謹奉戒神回吾作法矣即伏劒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劒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蘇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塼臬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

往青社外邑秉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問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宋氏以暑月不寐啓户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廷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

仰視星斗粲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四事皆王柜嘉叟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歸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

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

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

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

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

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

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

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

即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

失十六日早抵吴興城下見曰袍紛紛往來問

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
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赴試所親者來賀曰
徒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牓夢大雷震
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
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
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犇字其詞有
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
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
賁勝犇音沈中魁還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

以范為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
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
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為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
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
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録所見主司
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絶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
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尸外矣沈意其欲得燭
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
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

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為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兩汚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温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仳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温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

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温杖劒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藥筊温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闗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倏已滅温遣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爲宿世事云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爲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寃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榻婦復來即之不可却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爲廣州録事叅軍有魅撓其家房闥庖湢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爇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鐍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夕而不效則掃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稟俸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爲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

日郝生死其家從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

時紹興二十年三事皆謝竝茂公說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咸安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爲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即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爲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即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

賊戰流矢集于鼻眥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韓王子彥直子温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 十一事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棊道人木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哥章事乎汪瞿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

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户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人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荅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上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

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
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
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
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
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
莫往來漢沔閒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
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濳亦識之云政和中
以道士入說法
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之登而為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并易屨襪若

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詢救者曰我適遊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爲限聞爲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床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誚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爲游魂滯魄真可羞也答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

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狥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即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瞪追曉問之乃會稽人王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鳶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璧魁薦

王炳文璧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

爲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璧當魁薦問諸僧及闇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二事皆唐信道說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温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勍目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卧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户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

口中囁嚅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别村無徐楷但有涂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楷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力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諸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劒邸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仕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寧寺長

以下缺

意主倉庚之出入首録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
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
半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
輩提點刑獄繆雲周彥約綰知其寃亟自嘉州
親詣獄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
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札過數等事方具獄
楊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
官歸護爲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
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繡衫花帽騶卒韡大馬

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吏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吏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科畢即奉迎矣□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荊南時吳君適帥荊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

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氏寃已得神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爲青神令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户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

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

曹氏入冥

蘄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蘄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歛經夕一足忽屈伸蘄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蘄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温已而歎曰我欲錢用蘄命焚紙鏹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淚滂沲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

來云恭人請即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户内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即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間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項之送二客還吾自屛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

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媵火爇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子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旣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姑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斂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

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

思永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人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爲亂時邑中群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

欲舉寨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豈不慚見天地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許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汙之不從磔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輒上隱隱留尸跡不火翳邑人相與揭其軌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吴逵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灝領役夢旺具簪

劄進詞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别有一旺僵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奚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剜目者東南隅則輒何故處也於是訪得五輒納諸廟縣令黄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

人以節死没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爲所吞噬元操刈鐮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鹵膚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摇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别携刀往𧈅猶在故處未去

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家僧曰此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麤若瓮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謫融州居天寧寺嘗廁於竹間嘗持矛奏溷閑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椿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

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緼纏襪稍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戴曰之老亦無有識其為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樝樂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

明日不復見三事王嘉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